

新刊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二百五十六
序

文集序四

張穆之觸麟集序

齊北先生

魯俗當周之盛及孔子時文學為他國矜式周衰諸侯並爭而魯為弱國文學亦微然其故俗由秦漢迄今尚多經儒忠信之士分裂大壞如五季文物蕩盡而魯儒猶往往抱經伏農野守死善道蓋五十年而不改也太祖皇帝起平禍亂盡屈良士信越之策休牛馬而不用慨然思得諸生儒士與議太平而魯之學者始稍稍自奮龍畝大裾長紳雜出於戎馬介士之間父老見而指以喜曰此曹出天下太平矣方時厭亂人思復常故士貴蓋不待其名實加於上下見其物色士類而意已悅愛之此儒之效也金鄉故隸兗魯地吾里而故張公蓋金鄉人公以

太平興國三年起家進士甲科大理評事通判普州蓋太祖皇帝初拔魯群士之一人也始補之為兒從先君學先君多為補之言故軍中前輩賢士長者初聞公名徒竦然佩先君訓慕先進而已矣官學未試百首來歸迺始與公之曾孫大方游大方為人質直自將好善不欺類可與論里仁之美者補之困復識先君之言又知公之忠信流澤有後也然去公百年所傳聞未足以知公蓋一日大方出公遺藁白觸鱗集蓋公為太宗御史時所上疏議而觸鱗公所自名也三復彌日稟平直諫多聞之益如藥石如穀米非無困而設者其多至數十章皆深切當世之務不可以盡舉始恨公不究其用去至其他詩文章清麗有唐中葉以來才士之風非若五季及國初文物始復武天後鄱田里朴陋者之作也其相與切磋學問見於酬唱者翰林主黃州元之為多黃州名士亦吾里人事熙陵為學士熙陵稱其獨步天下者嘗以直諫斥久不召乃召且大用復諫不悔卒復片

竟不大用死黃州黃州於一時流輩少許可獨畏公尚以為不可及也則公之為人可知已補之既以觸鱗集歸大方大方再拜求為集序補之以言為戒又雖諾其請未作也而大方踰年踵門請不衰至載石戶外因甥張宗奭以言辛有間必書補之平生戲笑為文字自不吝固吝於吾里中賢士長者以孤大方好善追遠踰年之誠心豈先君所以教哉故不辭而終序之公諱肅字穆之自御史為尚書郎知蔡州耻言不用未四十解紱而去其世家行事本末與諸子茂良具於前進士許齊所為公墓表齊亦文學知名不妄推與凡齊所錄不復論論其立身許國之大節以遺文方俾刻石藏諸家以為吾里後生不及見若人傳聞而慕者之勸六

海陵集序

同前

文學古人之餘事不足以發身春秋時齊魯秦晉宋鄭吳楚列國之大夫顯名諸侯相與聘問交接陳詩揚禮見於言辭人稱

之至今想見其為人若不可及者皆有它事業尊君庇民舉大
而任重排難而解紛用之如穀米藥石一日不可無而三辭者
特以緣飭而行之耳戰國異其甚士一切趨利邀合朝秦而暮楚
不耻無春秋持諸大夫事業矣而言辭始專為賢雄李虛張聽
者為尊此其意皆上而文章可喜以其去三代春秋時猶近也
其用以發身亦不足言至於詩又文學之餘言始漢蘇李流離
異域困窮他別之辭魏晉益競至唐家好而人能之然為之而
工不足以取世資而經生法吏咸以章句刀筆致公相兵家闢
士亦以方略膂力專齊鉞詩如李白杜甫於唐用人安危成敗
之際可存也可亡也故世稱詩人少達而多窮由漢而下枚數
之皆孫樵所論相望於窮者也以其不足以發身而又多窮如
此然士有無意於取世資或者間千一好焉惟恐其學之而力
不逮營度彫琢至忘食寢會其得意脩然自喜不啻若鍾鼎錦
繡之獲顧他嗜好皆無足以易此者雖數用以取詒而得禍猶

不悔曰吾固有得於此也以其無益而趨為之又自患難而好
之滋不悔不友賢乎海陵集蓋許君大方作亦窮而不悔者之
一也君於詩好之篤蓋辛苦刻篆呻吟裘氏者有年不幸其熱
然之音與吾窮類然君少年自己得聲譽至它事業行已蒞官
皆方進未寸量荷苦而為是閑閑絃歌霖雨飢餓之聲樂之而
不厭如此哉且以為後世名乎則勦頭當身捷得權位之利抑
謂利者若不近乎則後世之名於楚亦復安有哉是未有以此
語君者也是惑也補之既序此意以賢名能獨為人之所不為
者而非有希於世視移利邀合猶勝然亦因以為戒君字旌之
與補之故人張芸叟張文潛陳伯修皆厚公

高常侍文集序

玉臺先生

唐高常侍有詩名嘗為彭州刺史今太守趙公哀其詩文二百
四十篇釐為十卷刻之板謹按唐史高適字達夫滄州渤海人
仕至左散騎常侍與李白杜甫同時三人者嘗客遊梁酒酣登

吹臺慷慨懷古人莫測也李杜文章光焰冠絕一時而適與甫
唱酬見甫詩集中其詩不論可知竊意三人者皆英偉曠達有
經濟才略不獨以文章自名也遭世方亂白一見明皇帝不為
親近所容乃浮遊四方甫為諫官言事忤旨流落以死獨適稍
顯蓋亦落落難合故功名不見於世史論白不過曰尋縱橫擊
劍為俠而已甫則曰好論天下事高而不切至適曰語王霸表
衷不厭而言得其術蓋未深知此三人者也初適天寶中河西
節度使哥舒翰表為掌書記甫送之詩去請公問主將何以窮
荒為此姚宋聞人也白知郭子儀之為人傑適策求主必敗其
前識遠慮如此使之得志功名豈少哉趙公名子澁字彥清善
屬文詩尤清麗有江左唐人之風而仕亦不遇其為彭州與適
相望三百餘年乃廣其詩文而傳之將追適而與之友則亦適
徒也予故備載之去靖康元年四月十七日眉山王賞序

固窮集序

固窮先生

道不在名亦不在利非惡於名與利也為其一累於名利則且
將役於物而喪其所守以至於犯非義是以君子之與人必觀
其能窮而人之所以志於孝者必在乎能處窮非窮能得道也
蓋將窮而學學而不至於犯非義此道之所以得也夫有所不
為然後能固窮能固窮然後能外名利而志於孝是以七十子
之徒仲尼獨稱顏回而回也屢空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
堪其憂原憲轟然處窮閭之下子貢結駟連騎排藜藿過之一
言之失則終身愧耻若子貢亦可謂誇矣然世之語學者不與
子貢而與回原憲是惡乎名與利也後之窮而能學學而以文
名者莫如董仲舒司馬遷劉向韓愈考其言以觀所行無一不
合於義者非獨文辭之工也然仲舒困於忌馬遷困於刑劉向
困於讒韓愈困於逐四人者皆不以貧賤易其志困窮而改其操
者也故讀其文得其為人唐之士以文取高位而真類於時如
蘇味道沈佺期宋之問柳子厚之徒不可勝數然不役於道而

役於富貴故務得而不務孝能進而不能退其文雖存於世而
孝者以其入故莫之貴尚是豈有惡於彼哉夫人之爲文所以
名言而言所以行其志志在於孝則其文理志在於利則其文
浮此其得失較然可見而不可誣者也世之浮於利之士急於功
名富貴之途而重有飢寒凍餒之患辱身蒙垢以求媚於世何
哉余少而孝長而仕非能忘名利者也亦非窮而惡乎不窮者
也蓋將窮而仕而學以期於不犯義故集其所嘗爲文而名
之曰固窮且以見其志尔政和改元七月十日丹山彭後民序

蘇魏公文集序

龍溪先生

所貴於文者以能明當世之務達群倫之情使千載之下讀之
者如出乎其時如見乎其人也若夫善立言者不然文雖同出
乎人而其所以爲文有非人之所得而同者孟子七篇之書叙
戰國諸侯之事而夫梁齊君臣之語其辭極於辯博若無以異
於戰國之又也揚子之書數方言秦漢之際爲最詳簡而雅

而深若無以異乎秦漢之文也至其推性命之隱發天人之微
粹然一歸於正使孝者師用比之六經當時所謂義秦犀首谷
永杜欽輩豈惟無以望其門牆殆冠履之不侔也宋興百餘年
文章之變屢矣揚文公倡之於前歐陽文忠公繼之於後至元
曹元祐間斯文幾於古而無遺恨矣蓋吾宋極盛之時也於是
大丞相魏國蘇公出焉公以博學洽聞各重天下者五十餘年
卒用儒宗位宰相一時高文大冊悉出其手故自熙寧以來國
家大號令朝廷大議論莫不於公文見之然公事四帝以名節
終始其見於文者以空言哉論政之得失則開陳反復而極其
忠論民之利病則樵據該詳而本於恕有所不言則已既言於
上矣舉天下榮辱是非莫能移其所守可謂大已以道事君者
也若其講明經術之要練達朝廷之儀下至百家九流律曆方
技之書無不探其源綜其妙者在公特餘事耳所以一話言
一章句皆足以垂世立教革澆浮而已偷薄爲朝雄之書百世

相望而非當時翰墨名家者所能騁騁也公元豐中受詔為並
夷魯傳錄書成序之以獻神宗讀之曰說卦文也今於其書信
然則公之它文可知矣公沒四十年公之子推乃始克輯公書又得
于表章疏銘雜說若干使其與觀焉其少誦公文以不獲
拜公為恨者也今乃盡得其書讀之可謂幸矣故謹識其端而
歸其書蘇氏

張文潛集序

同前

右文潛詩一百六十有四序記論詩文贊等又一百八十有四
第為三十卷余嘗患世傳文潛詩文人人殊屏居毗陵因得從
士大夫借其所藏聚而校之去其重複定為此書皆可以繕寫
文潛名未誰郡人仕至起居舍人嘗為宣潤汝潁兗五州太守
又嘗謫居黃州復州最後居陳以及其集以鴻軒柯山為名者
復黃特所作也元祐中兩蘇公以文倡天下從之游者公與黃
魯直秦少游晁無咎号四季士而文潛少游之客也公於詩文
兼長雖當時鮮比兩蘇公諸學士既相繼以沒公歸然獨存故
詩文傳於世者尤多若其舛制敷腴音節踈亮則後之季公者
皆莫能彷彿公詩晚更勁白樂天舛而世之淺易者往往以此
亂真皆弃而不取其采獲之遺者自為別錄云

曾公卷文集序

蘭陵孫公

南豐曾氏太平興國中諫議大夫密國公諱至堯者以文章有
大名著仙臯書西陲要紀中台志等書百八十餘卷藏於家歐
陽文忠公銘其碑有子曰太常博士魯國公諱易占能傳父子
著時議數十方言皆當世要務將獻之朝行次南京遇疾卒不
果上荆國王文公志其墓生六子多知名而二人尤稱於天下
曰中書舍人輩以文儒道德為宗者宗号南豐先生曰右丞相
布以正言直道歷事三朝有勳有勞在受遺之籍論文肅曰翰
林季士望高文碩萃出處大節尚先生齊名論文昭皆有文集
行於世今竄其文公丞相第四子也諱紆字公卷年甫八歲南豐

先生授以韓吏部詩一覽而誦先生喜曰曾氏代不乏人矣既
冠季成文昭讀其文驚曰文才出於天分省季問之半於是吏
部尚書彭公汝礪翰林季士鄧公温伯季試制策未幾科殿不
果召公時少年以大臣子積習名教無一點貴游驕吝之氣屬
文辭落筆千言指事析理命物託諭證據古今出入經史俊壯
豪健如走阪丸如建瓶水踈暢條達無間斷無艱難辛苦一時
老師宿季名人巨公交口譽歎謂公它日必以大千筆繼文昭
之後 徽宗踐祚改元建中靖國文肅拜右丞相悉召陳韞鄒
浩龔史等為臺諫官而蔡京嘗朋附邢恕誣詆宣仁太后為大
姦慝不去必亂天下首斥去之居無幾京入相與大獄脩故怨
公父子皆抵罪徙置湖海終京之世二十五年而曾吳子孫無
一人仕於朝者京死朝廷稍進公守方州刺一路且出為世用
矣而京黨季光認奏公為真州通判時聘籍中一妓為妾知林
州時交中貴人冒錫帶之寵又免所居去久之公移書宰相有

古詩兼金何曾入夢淮南別乘恐是前身以斥光之妾廟堂
俸笑至今為口實公文章固自守家法而季詩以母夫人曾國
魏氏為師句法清麗絕去刀尺有古詩之風黃庭堅魯直遷宜
州道出零陵得公江樹書第二小詩愛之書圍扇上諸詩人莫
能辨也嗚呼公之文足以書典冊公之詩足以配雅頌而卒不
遇以死彼處從官大臣之列而功德不足以堪之姑為說以自
如者公雖不遇於世亦何恨哉公中子竹奉議郎興化軍通判
集公詩文為十卷貽書先友孫覲為之序宣和初公倅京口攝
府事郡有西樓公撤而新之為文記其成雅詞隸句殆与樓稱
余与坐客韓駒子蒼張志勵文舍人三讀稱歎其辨言章一啓
乃与范丞相者今皆不見於集中則知公詩文遺落者尚多也
公州里世次歷官行事已有龍圖閣直學士注藻彥章識其葬
故不著

張洗馬清安集序

洪忠宣公

教以文爲先而行次之文以氣爲主而孝將之清安張洗馬
從事於斯矣觀其著忠孝論及哺詩可知其操行斗運四時
還爲宮三賦可知其強李擬古諸篇慕謫仙之風度大旱等行
窺少陵之藩籬可謂文行兼修氣志相副者也若天假之年文
必高乎當世行斯繼於古人然而少年登利壯歲壯歲雖真後
逸之才其錫中下之壽素志弗伸後嗣不立是可哀也及後五
十年姪遇郡者出其集以示予故爲序其梗槩使北方之孝者
將有感於斯言

錢氏箕裘集序

茗溪先生

右錢氏箕裘集武肅王之六世孫名悅字穆巨者之所作也武
肅王以兵拒巢賊討劉漢宏誅董昌盡有其越之地尊奉土國
四傳至忠懿王武肅躬蹈忠孝又以訓子孫而忠懿奉承唯謹
方太祖皇帝之下江南也忠懿提兵取常潤已而來朝京師太
祖慰遣甚厚太宗登極奉以國入覲而吳越之民幾二百年不

識其善其陰德之茂在人膺肺間至于今未忘也士大夫喜道
其事而傳聞異辭或不審諦故稷臣類其祖宗建立傳序次第
與家世榮遇人才瑰傑有聞於時者若干人以爲此集將附之
諸篇余序其後余嘗觀自昔門地之盛庶勳舊姻戚世公世卿
寵遇赫奕不爲不多顧獨以恩澤聞而人才輩出表儀縉紳如
錢氏者未見其比豈其世德所鍾與他異欤異時位孤棘乘旌
鉞者余蓋識其一二即之退然如寡人子論道古今考質疑義
以自樂於名教其意豈肯與恩澤侔以其有挾冊覓與與寒士
較得失率攻苦食淡卒縟事業使余愛歎之不已也况前輩
儒所謂一門三學士三世四賢良與其政績行義超詣卓絕全
之所羨慕願見而不及者哉以是知人物門地事不兩全然
既兼得之又何多耶如其不然雖金張之盛七葉垣貂亦亦
云稷臣在宗族中爲最不遇者客居異縣坐空席讀書
行古道面有藜藿之色蓋余寂寞之友也紹興十七年十一月

辛卯吳興劉某序

盡言集序

橫浦先生

司馬溫公與王介甫清儉廉耻孝友文章為天下君子大夫所宗仰然二公所趣則大有不同其一以正進其一以僭進介甫所善者申韓而文之以六經溫公所善者周孔亦文之以六經故介甫之門多小人而溫公之門多君子溫公一傳而得利器之再傳而得陳堯中一傳而得呂太尉再傳而得蔡新州三傳而得章丞相四傳而得蔡太師五傳而得王太師介甫三行使二聖一符夷狄亂華嗚呼悲哉器之在陳堯中專攻王氏黨其法持一道亦太切矣余雖不及識其人讀其遺書徒深慨嘆而已

九峯先生文集序

李工部

議者以古今文章至唐韓退之而集大成是大不然彼蓋不知其後復有所謂東坡居士者也居士之文如万斛泉源不竭地

而出蓋匪潛匪滌突蕩衝注放而為長江大河激而為驚濤怒濤魚龍變怪之所窟宅明珠大貝瑰琦錯落之所蓄藏涵天光浮地軸渺渺茫茫不知其幾千萬里此其凡也究觀規撫粗窺梗概高明鉅衍醇深麗密壯厚險遠奇譎幽怪筆端雜糅千彙方狀若戲若劇動中律呂索之不窮閭然益章文乎文至是無餘蘊矣然則集古今文章之大成唯居士可以當之九峯先生居士之從孫也孝問盡域論議根萌一出於居士步步趨趨無毫髮少戾而或者以模擬為言良臣獨以為此固蘇氏之家法也他人不能得而先生得之奈何反以為此言哉良臣寔門下士平日蒙被教育為最厚侍先生几杖最親最久妄論先生之文是非去取雖以居士為宗而其軒旋運用超放自在冲淡簡古澗沈粹絮如大羹元酒有典則薄滋味如清廟之瑟朱絃疏越一唱而三嘆蓋創立機杼一新景象掃去華靡陳迹而自成一家者也使居士復生亦當变色稱之不谷少愚其誰敢輕議

之惟蘇氏以文名天下後人踵武何啻六七作皆斬荆見頭角
聲光儼然至論衣鉢之傳名寔無負垂百世而不朽恐無以易
先生者且其集嘗經上乙夜之觀自先生即世垂三十年士大
夫求瞻翰墨之餘光引首流涎甚於飢渴之待哺非一日也頃
過少城邂逅其子臨安府府李講書藻始覽屬序而傳之曰往
年陽安蓋嘗以是精禱于下執事矣矧然有富於吾之心手足
鼓舞捉筆疾書故不復以蕪陋辭先生舊倅彭彭有九峰頽奇
秀先生悅之因以之自目大紹興二十年八月日門生左朝請
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李良臣再拜謹序

景造先生文集序

箕山先生

三代之文歷戰國而不亡及漢興俱亡焉涉魏晉宋齊梁陳隋
其文不興至唐昌黎韓文公始興焉而唐之文又與文公俱亡
矣國朝則吾文元公出焉楊之公嘗稱其可宗新祠理自唐中
葉之後未覩斯作也司馬文正公則稱為人物之師其子文莊

公一夕嘗將相五制當世大其言文元公文公之子若孫悉
以文世其家從伯父微猷閣待制侍讀公諱說之其曾孫也其
積厚矣於是吾家三代之文有待乎侍讀公而大成哉昔宋勃
父何之後有二考父正考父之後有孔父嘉孟僖子謂其世有
明德其後將有達者其在孔丘大哉夫子之道噫亦遠矣蓋洪
河之源不自乎其高二千五百里崑崙之山則不能如是蕩滄
洶涌夾碣石會灘沮略嶠炎楮大野浮于濟濼淮泗而浩乎其
大也世之學者其有覃思於五經則皆斷自孔穎達始前乎孔
穎達者其猶夏商周之彝器不知者不論其有知者亦以為何
適於今之用而莫致意焉惟侍讀公則歎曰復三代之文而不
求諸古宜三代之文卒不可復也求諸古得聖人之經有四康
節先生生去尔故於易則祖淮南九師京房鄭康成荀爽而上
以極乎希夷陳先生之精微而識卜子夏傳蓋出於張弧於書
則原諸伏生孔安國劉向而傳乎一行近有取乎泰山姜先生

於詩則稽諸鄭志而雜以齊魯韓三家之訓而考正乎賈誼劉向揚雄之所著下及乎陸機顧野王之所辨而恨古爾雅之不見於春秋則本諸經而該乎左氏穀梁氏公羊氏以及董仲舒何休杜預范甯啖助之徒而能各知其失近有取乎翰林侍讀劉季士泰山先生於論語則遠求乎季充衛瓘孫綽顧延之謝靈運諸孝者而有得乎何晏邢昺之所遺其孝以且傳矣蓋尋古之絕孝墜緒由是所得汪洋宏放皆三代之道而言則三代之文也然則三代之文豈持於吾家爲大成邪周公惟於武丁時稱甘盤彼家宰說寧有不孝哉孰謂甘盤之獨賢歟抑其及孝必有說所不及者焉逮周公而後知之尔今讀侍讀公之文而曰吾宋三代之文於是而大成者其誰曰不然侍讀公之文多矣其孫子健三閩獨撥拾於流離喪亂之餘其始健之一也見翁之有作健則端起拜而藏之其在道路健則區溲而負之其後聞之長也聞季士大夫之家或有之則身不遠而來之

孰得之則手乎鈔槧之不知其勞也所得亦衆哉合爲若干卷然比之承平所有纔十之一二焉健請於其白吾家少師公封丘府君崇福府君之文侍讀公嘗爲之序則文必有序也其既爲之序以推原文元公文莊公所以其妻之而侍讀公所以大之因告之曰韞櫝而藏之不若碎啗而誦之辭咀而誦之不若朝夕而行之庶乎其傳之也遠後世復有繼而興者焉

新刊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二百五十六

新刊 國朝一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一百五十七

序

文集序五

西江集序

方舟先生

士之所養關諸盛衰之運方其養之也氣類感召薰沃浸漬若有所受於天大小廣狹安於所賦不可強而得不可攘而致也雅頌之舛博夫洪深涉徐豐衍怨而不至誅喜而不至溢浩乎其和博厚靈聚之氣不可及也至於國風二南以降過則淫佚流蕩其不及則悲噫惟悴分量局促若一日無以自容豈其聲音語言以相絕為異哉蓋系其所養關諸盛衰之運也國家無事無寧以至元祐名輩金玉之音雖不及見其人其聞而心之亦異矣其大者尚何敢議其小者亦自粲然一家蓋其

矣西江集簡誠之文也其字雖不盡施而見於字者皆其

而雅深而明約而通近而理其左右所資者想其其人矣

司空圖自以其文出皇甫是推而上之以及於退之必驗其所傳之自然與圖之文退之之末流但時有先後耳今西江集所載如李才元鮮于子駿文與可皆同時所常往來至東坡父子孰矣後世欲知其文之自與天一代作成粹美者信於斯言

胡子知言集序

南軒先生

知言五峯胡先生之所著也先生諱宗彥仁中文字定公之子于也自幼志於大道嘗見楊中立先生於京師又從宦誦聖先生於荆門而卒傳文定公之學優游南嶺之下餘二十年玩心神明不啻晝夜力行所知親切至到析大極精微之蘊窮三王制作之端綜事物於一源貫古今於一息指人欲之偏以見天理之全即形而下者而發無聲無臭之妙使學者驗端倪之不遠而造高深之無極先生之於道可謂見之明而廣之至矣晚歲嘗被召旨以疾不克造朝先生之學體中誠信意然志斯世者是書蓋平日所自筆逮疾病時猶在枕間意有所到直即更

定其言約其義精誠道學之樞要制治之菁蘊也或問於某曰論語一書未嘗明言性子是中庸猶有天命之謂性一語而孟子始道性善今先生是書及復論性為甚詳無乃與聖賢之意或有異乎其應之曰無以異也夫子雖未嘗明言性而子貢蓋嘗識之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是豈真不可得而聞哉蓋夫子之言無非性與天道之流行也至孟子之時如楊朱墨翟告子之徒異說並興孟子懼學者之惑則指示大本使知所止今之異端則又異乎古自謂識心見性其說開費故高明之士性性樂聞而喜極之一爾其間則喪其本心墮弛萬事毫釐之差霄壤之綬其禍可勝言哉先生於此又烏得而忘言也其言有曰誠成天下之性性立天下之有情動天下之動心妙性情之得又曰誠者命之道乎中者性之動乎仁者心之道乎惟仁者為能盡性至命學者能精察於視聽言動之間而知心之所以為妙則性命之理蓋可默識然後知先生之意與古

人若合符節矣不然不知求仁而居然論性則幾何其不流於
異端之歸乎某頃礎登門道義之誨浹洽心府自惟不敏有負
夙知序次成書貽于同志不遑之罪所不得而辭焉

江諫議奏藁序

同前

諫議江公奏藁凡十有七篇上章執徐之際徽宗皇帝親方機
猷朋黨之論收召豪傑以自近放逐之目相繼起南荒越明年
以建中靖國為元思與天下更始於是公由奉常博士擢左司
諫自以不世遇進見恭奉不敢不盡有所聞見言之惟恐不及
而於遠便佞敦友誼消黨與容受直言尤極反復致意上往往
開納會燕人得柄公旋即補外竄貶流落以死天下惜之迺紹
興四禩有詔追錄贈公諫議大夫制詞有曰惟世道之多變致
國論之靡常是非或出於愛憎夷險獨持於一節權寵所忌寬
平莫深嗚呼公亦庶幾無憾矣其側聞前道公事方公在
門下珍禽奇獸稍稍入內苑奏疏力諫其漸後數言上謂公前

所論繼已悉罷遣時獨一馴鵝不肯去上以杖擊之顧內侍刻
公姓名此杖上以志忠諫然則公言在當時不為不用矣一斥
不復豈微考意耶而獲伸於紹興又豈非天也耶某得此書於
公之孫似祖伏而讀之不知涕泗之橫集嗟乎不有君子其能
國乎自祖宗有天下留意多士仁宗皇帝涵濡長育四十二年
而收其用為元祐之政元祐諸君子雖厄窮百罹而直道隱然
疏風所被議論著見於元符之末建中靖國之初蓋又彬彬如
也元氣不傾雖夷裔侵食而中興之日旋踵即見人才之為國
重輕如此然則為國計者其可忘封植愛護伸忠直之氣過導
諛之萌以壽天下之脉而人日幸登王嗣其又可違回利害之
途自同寒蟬卒陷委靡廢夷以負吾國家也郡學教授邵穎慨
然錄版傳後其所向慕文可知已公諱公望字民表云

眉山公王臺集序

洪內翰

五星宣精垂
倉印然唯太白最大東啓明西錢日無論

冬夏常祭然震天其居方在西靈光所孚芒潤煥共溢為文章
 之瑞岷蜀實當之自司馬長短倡其華腴名薄宮環王子淵揚
 子雲繼之黼黻河漢之輝英焰弥万丈不止也浸得晉唐來者
 如驚極而至乎東坡公前與古人於是眾作訛想一時高第張
 秦黃晁四君子之徒外堂親炙各隨淺深窺見一斑植立門戶
 天下士不志於文則已心乎斯道舍而心營之醜難守壅為
 天治其蒞蒙蓋將所置視則生乎厥後聞而知之遙深相承
 燁如並世若玉臺下六公者可端拜矣公諱賞字望之實占籍於
 眉而從兄弟通義君同安君為坡夫人淵原漸濡故有端緒壯
 年游譽已卓卓輩流間擢登俊造鼎甲留洛過中身晚躋禁涂
 董翰苑平生涵負渙焉彰施遂為眉山嫡派而落筆成章得於
 容易且不肯自閔重蒙照留歲少子稱著意訪索辛勤四十年
 僅逮什五凡為詩四百有六存十記十二表劄五十書若啓七
 十六內制三百四十三講義故事二十雜著五十一詞祝疏誄

八十二誌銘行狀四十一并之二憲千八十九篇從武都遺信
 百舍重研持以相示勸叙其首將斂之木以敷詒後人邁自省
 事來夢想老坡仙願為之役得見近似者斯可矣攬之驩然併
 日敬讀惟公之又大要以中正為主每及名義風節事輒孰復
 申言之不為世俗諱已心較若其所論如堯不去四凶禹行其所
 無事謂召公不說周公為聖人微權陳平魏相有大功蕭望之
 昧於天民達可行與夫正已而物正之詎折中陳壽之評諸葛
 品杜子美為姓宋間人笑韓子傲相國翰林之說梗柁不可與
 松栢並平涼徹備則夏虜不疑皆昔賢旨意所未到謂之坡門
 正宗不可也王臺者青神鄉名公葬于是故以標其集稱傳
 家善文富史李嘗上九朝東都事略得直秘閣今守階州云紹
 熙三年十月五日煥章閣學士宣奉大夫提舉隆興府玉隆方
 壽宮魏郡公都陽洪萬序

先公遺事序

西山先生

先公既歿代翰林學士陳公狀其平生節義之大者以授丞相
趙公公又狀其大者以聞上為詔有司褒恤甚惠其小善細行
二公以古史法宜略於博之意有不忍者當難艱疾病中尚能
追錄於紙合三十事為一卷若先公所不言世所不言世所不
聞博所不足以知古所謂隱德者雖趙公陳公之賢博之不肖
皆不得而書矣悲夫紹興九年四月庚戌仲子左承議郎行秘
書省校書郎兼充實錄院檢討官博謹序

康節遺書序

同前

博大父康節公當仁宗至和嘉祐間韓國文忠公秉大政固
已謝聘不起一時交遊自富公司馬文正公呂正獻公而下皆
天下偉人其續古今之道妙天人之孝博不肖不敢稱讚而論
在太常傳在大史與夫天下大夫孝士之正論可以考矣伏念
在昔孔子返魯著書具意甚遠後世僅存於屋壁之間者雖天
地鬼神之實臨之亦其孫麟之功也故博次第大父親書經書

者所以正其綱曰數去者所以厚其性也降及三代庠序之教
尤詳孟子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明去者講明之
而使之識其理之所以然也惟先王道行於家而化夾乎天下
萬事以正萬物以遂氣志交孚而無不應焉至乎世衰道微之
時而流澤之在人心不可以雍遏故詩三百篇教乎情止乎禮
義者聖人猶有取去且然則人之所以為聖賢與夫聖賢之教
人舍是五者其何以哉東萊呂祖謙伯恭父為嚴陵教官與其
友取易春秋書詩禮傳傳魯論五字聖賢之所以發明人倫之道
見於父子兄弟夫婦之祭者悉筆之于編又泛攷子史諸書已
下二千餘載間凡可以示訓者皆輯之惟其事之可法而已載
者之失實有所不計也惟其長之可取而已他為之未善有不
暇問也間日獲所編以示某而講訂焉未幾而成名以副其
謂此書行於世家當藏之而人當樂之也家庭閨闈之內雖
族黨之間隨其見之淺深殊之長短篤信力行皆足以有神然

在學者則當由是而講明之以求識其理之所以然者誠知是書所載莫非善分內事而為之君子皆非有所為而為之則其精微親切必有以自足於中者雖欲舍是而不取亦不可得矣書所登載夫亦百餘篇矣

新刊 國朝二百名家名賢文粹卷第二百五十七

新刊 國朝二百名家名賢文粹卷第二百五十八
序

文集序六

諫垣存藁序

韓魏公

夫善諫者無諷也無顯也主於理勝而已矣故主於諷者必優柔微婉廣引譬喻冀吾說之可行而不知事不明辨則忽而不聽也主於顯者必暴揚激訐恐以危亡謂吾言之能動而不不知論或過當則怒而不信苟不以理勝之為主難矣哉琦景祐中任三司度支判官以族貧求外補得舒州將行而上以諫官使權授右司諫而留之竊惟言責之重非面折廷爭之難蓋知身得宜為難夫得通明端樸高識博學之士則動中理日益君聽而愚不肖者冒而處之固不勝其任矣遂兩上章辭不報乃喟然自謂曰上之知汝任汝之意厚矣汝之所為當顧身酌宜主於理勝而以至誠將之茲所以報

陛下而知任之之意若知時之不可行而徒為高論以責直
取名汝罪不容誅矣在職越三載凡明得失正紀綱辨忠良
擊權倖時人所不敢言必昧死論列之上寬而可其奏者十
八九卒免重戮進登掖垣實前日為誠之力也其所存藁欲
歛而焚之以効古人慎密之義然念詩書所載從諫而聖君
之德也表闕而補臣之忠也前代諫諍之臣嘉言謨議布在
方冊使覽之者知人主從善之美致治之原若肯削而燬之
則後世何法焉於是存而錄之離為上中下三卷命曰諫垣
存藁以藏於家竊志夫上之聰仁大度自三代漢唐以來虛
懷納諫甚盛德之主寺所不及復俾子孫傳而閱之知直道
之無咎忠教之有迹云時慶曆二年三月十五日秦亭西齋
序

韻總序

六一居士

僿工於為言而不能射者矣蓬蒙天下之善射者也奚仲工於

為事而不能御王良造父天下之善御者也此荀卿子所謂藝
之至者不兩能信哉儒者學乎聖人聖人之道直以簡然至其
曲而暢之以通天下之理以究陰陽天地人鬼事物之變化君
臣父子吉凶死生凡人之大倫則六經不能盡其說而七十子
與孟軻荀揚之徒各極其辯而莫能殫焉夫以孔子之好文而
其所道者自堯舜而後則詳之其前蓋略而弗道其亦有所不
暇者歟儒之學者信哉遠且大而用功多則其有所不暇者宜
也文字之為學儒者之所用也其為精也有聲形曲直之類之
別音響清濁相生之類五方言語風俗之殊故儒者莫不精其
其有類者則往往不能乎其也是以學者莫肯捨其所事而盡
乎此所謂不兩能者也必待乎用心專者而或能之然後能者
有以取焉洛僧鑿聿為韻總五篇推子母輕重之法以定四聲
考求前儒之失辨正五方之訛顧其用力之精可謂入於忽微
若櫛之於髮績之於絲雖細且多而條理不亂儒之學者莫能

難也。聖筆通於易，能知大演之數。又學平陰陽地理，黃帝岐伯之書，其尤盡心者，韻總也。世本儒家子，少為浮圖，入武當山，往來江漢之旁，十餘年，不妄與人交，有不可其意，雖三公大人亦莫肯顧。聞士有一藝，雖千里必求之，介然有古獨行之節。所謂用心專者也。且其學必至焉，爾浮圖之書，行乎世者，數百萬言，其文字雜以夷夏，讀者罕得其真。往往就而止焉，豈聖書之書，非特有取於吾儒，亦欲傳於其徒也。

三諫書序

雷夏先生

目聞前事者，後事之元龜也。是以讀二帝之典，則首曰稽古帝堯。又曰稽古帝舜，以唐虞之聖，當考古道而行。况居三代之末，乘百王之弊者乎？臣遭遇文明，叨竊名器，更直多暇，閉門讀書，見前代理亂之源，覽昔賢諫諍之語，念空文之未泯，傷直道之難行，故遂以終而詞氣不屈，布在方冊，千古如生。苟卒而行之，則其道未墜，因採掇古人章疏，可救今時弊病者，凡三篇，其一

以摛紳浮競風俗，澆漓率多躁進之徒，鮮聞篤行之士，不務進，輒漸泰彝倫，臣故獻剴是崇讓論，其二以齊民頌，辨像教，亦與蘭若過多，緇徒孔熾，蠹人害政，莫盛於斯，臣故獻韓愈論佛骨表，其三以選舉因循，官常濫，之累，置不巳，俸祿難充，耗蠹疲民，罕問良吏，臣故獻杜佑并省官吏，疏斯皆事可遵，行言非迂闊，亦欲使昔賢遺恨，盡自衛目前代，遺文以于聖主者也。每篇之末，臣別有起請，言曰：指陳時病，稽合前文，庶引古以證今，必朝行而暮復，又自立問難，列于終篇，斷在不疑，以絕浮議，待罪之至，引表具焉。

洛陽耆英會序

司馬溫公

昔白樂夫在洛，與高年者八人遊，時人慕之，為九老圖，傳於世。宋興洛中，諸公繼而為之者，凡再矣。皆圖形，晉明僧志云：昔明樂天之後，第也。元豐中，潞國文公留守西都，韓國富公納政在里，第自縣士大夫以老自逸於洛者，於時為多。潞公謂韓公曰：凡

所為基於樂天者以其志趣高逸也矣必數與地之襲焉一旦
悉集士大夫老而賢者於韓公之第置酒相樂賓王凡十有一
人既而圖形妙覺僧合時人謂之洛陽耆英會孔子曰好賢如
緇衣取其蔽又改為樂善無厭也二公寅亮三朝為國元老入
贊方機出綬四方上則固社稷尊宗廟下則熙百姓和力民天
子腹心股肱目曰天下所取安所取平其勳業閱大頭豈樂
天所能庶幾然猶慕如樂天所為汲汲如恐弗及豈非樂善無
厭者歟又洛中舊俗燕私相聚尚齒不尚官自樂天之會已然
是日復行之斯乃風化之卒可頌也宣徽王公方留守北都聞
之以書請於潞公曰某亦家洛位與年不居數客之後顧以官
守不得執卮酒在坐席良以為恨願寓名其間幸而後遺其為
諸公嘉羨如此某未七十用狄監廬故事亦預於會潞公命某
序其事不敢辭

岳臺表影新書序

范忠文公

景之法見于周官與詩所以求地之中以建王國而阜安万
民者也然必驗之數術考之中星參之氣朔校之刻漏而後為
得故其地中之景冬至丈三尺夏至尺有五寸由此而進退之
則二十四氣皆可推而見之矣若夫當至而不至則有日月之變
水旱之沴人民疾疫之災古先哲王必謹視之以修人事而奉
天之戒周公卜洛以為天地之所合四時之所交風雨之所會
陰陽之所和世傳陽城是其地而今登封故臺在焉唐開元中
梓河南平地始于滑州之白馬南至于汴之浚儀得岳臺受南
至于扶溝又南至于上蔡之武津至岳臺為適中也今天子都
汴皇祐元年宋興九十年矣始詔有司即岳臺故處用宗天曆
測候一年以考正焉於是司天巨元翼上言昔之測景必十餘
年備天道今一年止恐未能得景之正乃聽測候三年是歲
十月戊寅小雪止四年十月戊寅立冬止天之行與曆書參相
考驗則比夫前世之法為最近密又采周以來見于經傳漢唐

所載諸儒論議合今所得景景尺寸凡三卷列于公方

御製龍圖天章閣觀三聖御書詩序王政公

臣讀詩至小雅之正見周之盛時樂賢人之在位而老還者自
尊顯既飲食之又有笙簧鼓舞舞幣帛侑酬之禮恩勤返復以盡
其懽心且君能下其臣則為臣者未必有感發忠誠思以聞報
乎上上下下相交四海蒙澤以致太平使國家方壽而禮樂有期
極其詩傳于後世而取法顧匪盛德之事豈嘉祐七年冬
十二月戊申帝乘暇自延羣臣觀三聖御書于龍圖閣
閣玩心文明藻由潘發遂賦觀書之詩又幸寶文閣觀書亦白
書使左右縱觀若驚鷲為蒼鳳與天煙雲布護之象莫不回薄于
筆下蓋天縱之能世莫德以曾關也因其書分賜從臣於是
書給筆札臣等二十有八人咸感宸唱以進既置酒群玉殿
上猶憚然有未盡意越壬子再召觀方國頃所上瑞物其木右
皆有文質天所以啓宋永命之符又陳先朝述作之文載披載

繹以示祖宗稽古之事而百王之絕疑也已而復燕羣玉殿乃
大合樂其初有詔曰幸天下久無事今日之樂期與卿等共之
唯盡醉勿復辭遂出禁中有醴芳花異香瑰奇未見之物觴每
行必命醺者至手三四衣冠愉愉不知涵濡君德之醉也臣伏
思陛下臨御四十有一年未始少近宮室苑囿歌鍾狗馬之娛
一朝游思清閒君臣相與終日飲酒而不失其正雖有周盛時
之詩臣曷竊恐未能遠過也昔帝王游觀之盛固有刻諸金石
以傳于無窮矧茲希闊之遇哉臣與翰林又歷太史氏之職
恭承明詔敢拜手稽首以揚万世之鴻休臣謹序

朱說序

臨川先生

文章奇偶剛柔雜比以相承如天地之文故謂之文字者始於
一二而生於無窮如母之字子故謂之字其聲之抑揚開塞合
散出入其形之衡從曲直邪正上下內外左右皆有義皆出於
自然非人私智所能為也與伏羲八卦文王六十四異用而同

制相待而成易先王以為不可忽而患天下後世失其法故三
歲一同同者所以一道德也秦燒詩書殺孝士而於是時始變
古而為諫蓋天之喪斯文也不然則秦何力之能為而詩書說
文於書之意時有所語因序錄其說為二十卷以與門人所推
經義附之惜乎先王之文斂以矣魯官所記不具又多舛而以予
之淺陋考之且有所不合雖然庸詎非天之將興斯文也而以
予贊其始故其教孝必自此始能知此者別於道德之意已十
九矣

梅賾飛白書序

石室先生

仁宗皇帝飛白書凡聖人不可窮之大藝而無所擬之絕孝者
也法傳之於天義授之於神淵情睿思下寓毫墨揮灑亦動兩
負歲蓄蓄陰陽之功合造化之巧宜乎聖人莫得窺其至精極
妙之端涯者已若夫皇居東瑤書室刻有容象肖時亦飄隨
其能於此以幸而獲之者自將別為秘藏無三略他坑流界後詞

傳于無極而况密繇嚴從躬被寵錫將且何如以奉其休榮者
故嘉祐七年冬十二月戊申帝召侍臣二十有八人觀書于龍
圖天章閣又幸寶文閣是日上親御寶跼縱寫華楷初瑤遞為
簪笏環視雲飛霧散之狀龍蟠鳳矯之勢震聳聳騰眩流動衆目
既而遂命以書分賜左右太子賓客掌公禹錫時預此集乃蒙
帝子之殊渥焉懷歸有光展對猶濕觀其點分鴈角下壓秦寶
畫五圭植高檢周瑞仰惟祥符之書氏陽之詔始可相與配其
瓌麗而並其崇嚴者欽熙寧五年十月其孫文紀為陵州貴平
縣令襲衍復續載以臨治願將刊鏤布示于遠謀奉聖琰留質
佛廟見求短引以著其下懿哉修君之賜揚祖之美乃文紀為
人臣子之道於是乎至矣故為題此初八日謹序

王氏書目序

王深父

先君好聚書然起游士為州縣小官十餘年晚始登朝以保
其入薄而仰兼月卒無半藏願輒以益諸書而印而傳

世所難得而其大行者往往未暇及故王氏之書於國子書亦
家完舊而益新則數世之後王氏之書可勝道哉吾觀今時之人
也今吾獨好是物而以遺於子孫有賢者即益以張吾世於李
者也如其不賢猶足以自守尔此夫違是屑屑負爭於分命之
所當矢之則悲者不亦約而易操乎故嘗自錄其目為一卷當
主簿臨安時燕居於廳之錦樓因以名焉嗚呼先君沒七年曰
兄弟弄其靈寃宅土以接衣食而書之益日少相視痛憤悲
負先君之志而後子孫不能知之故據錦樓差別其類重錄一
卷而於每書之尤各記先君及回幸所得之年數令後子孫於其
所得者亦各以名記其年處世世傳之如此嗚呼先君之志果
集而其驗則王氏之興可知也皇祐五年閏七月二十七日同
司固同尚序

元祐會計錄序

穎濱先生

臣聞漢祖入關蕭何收秦圖籍周知四方為聖強弱之實漢
祖賴之以并天下丙吉為相匈奴收符入雲中代郡吉使東曹考
案邊瓊條其兵食之有無與將吏之才否巡進對指揮而定由
此觀之古之人所以運籌帷幄之中制勝千里之外者圖籍之
功也蓋事之在官必見於書其始無不具者獨患多而易忘久
而易滅數下歲之後人亡而書散其不可考者多矣唐房玄
始簿錄元和國計并包巨細無所不具 國朝三司使丁謂等
因之為景德元祐治平熙寧四書網羅一時出內之計首尾八
十餘年本末相授有司得以居今而知昔參酌同異因時施宜
此前人作書之本意也臣以不佞待罪地官上承元豐之餘業
親觀二聖之新政時事之變易財賦之登耗可得而言也謹按
藝祖皇帝創業之始海內分裂租賦之入不能半今世然而宗
室尚鮮諸王不過數人仕者寡少自朝廷郡縣皆不能倍官士

卒精練常以少克衆用此二者故能奮於不足之中而綽然常
若有餘及其列國款附賅真相屬於道府庫充塞創景福內庫
以養金幣為殄虜之策太宗因之克平太原真宗繼之懷服契
丹二患既弭天下安樂日登富庶故咸平景德之間考稱太平
群臣稱頌功德不知所以裁之者於是請封泰山祀汾陰禮亳
社厲車所至費以鉅萬而上清昭應集禧景靈之功相繼而起
累世之積靡耗多矣其後昭應之災巨下復以營繕為言大臣
力爭章獻感悟然遂與天下休息仁宗仁聖清心省事以幸
天下然而民物蕃庶未復其舊而夏賊竊發邊久無備遂命益
兵以應敵急征以養兵雖間出內職之積以求紓民而四方騷然
民不安其居矣其後西戎既平而已益之兵遂不復汰加以宗
子蕃衍充物官邸官吏冗積負溢於位財之不贍為日久矣英
宗嗣位慨然有救弊之意群臣竦觀幾見日新之改而大業未
遂神考嗣世忿流弊之委積閔財力之傷耗覽政之初為強兵

富國之計有司奉承違失本旨始為青苗助役以病農民繼為
市易鹽鐵以困商賈利孔百出不專於三司於是經入竭於上
民力屈於下繼以南征交趾西討拓跋用兵之費一日千金雖
內帑別藏持有以助之而國亦憊矣今二聖臨御方恭默無為
求民之疾苦而療之令之不便無不釋去民亦少休矣而西夏
不貢水旱繼作凡國之用度大率多於前世當此之時而不思
所以濟之豈不殆哉臣歷觀前世待盈守成艱於創業之君蓋
盈之必溢而成之必毀物理之至有不可逃者盈成之間非有
德者不安非有法者不久昔秦隋之盛非無法也內建百官外
列郡縣至於漢唐因而行之卒不能改然皆二世而亡何者無
德以為安也漢文帝恭儉寡欲專務以德化民民富而國治後
世莫及然身沒之後七國作難幾於亂亡晉武帝削平吳蜀任
賢使能容受直言有明王之風然而亡不旋踵子弟內叛羗胡
外亂遂以失國况二帝者皆無法以為久也今二聖之治安而

靜仁而怨德積於世秦隋之憂巨無所措心矣然而空匱之極
法更不立雖無漢晉強臣敵國之患而數年之間國用殫竭臣
恐未可安枕而卧也故臣願得終言之凡計會之實取元豐之
八年而其為別有五一日收支二曰民賦三曰課入四曰儲運
五曰經費五者既具然後考之以見在列之以通表而天下之
大計可以盡地而談也若夫內藏右曹之積與天下封樁之實
非昔三司所領則不入會計將著之他書以備覽觀焉臣謹叙

民賦序

同前

古之民政有不可復者三焉自祖宗以來論事者嘗以為言而
為政者嘗試其事矣然為之愈詳而民愈擾事之愈力而功愈
難其故何哉古者隱兵於農無事則耕有事則戰安平之世無
粟給之費征伐之際得勤力之士此儒者之所歎息而言也然
而熙寧之初為保甲之令民始嫁母教子斷壞支解以求免丁
及其既成子弟挾縣官之勢以邀其父兄擅弓劍之技以暴其

鄉黨至今河朔京東之盜皆保甲之餘也其後元豐之中為保
馬之法吏民計產養馬畜馬者衆馬不可得民至持金帛買馬
於江淮小不中度輒斥不用郡縣歲時閱視可否權在監軍民
不堪命民兵之害乃至於此此所謂不可復者一也周官泉府
之制凡民之貸者以国服為之息貸而求息三代之政百不然
者矣詩曰俾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宜有年
而孟子亦去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古蓋有是道
矣而未必有常数亦未必有常息也至於熙寧青苗之法凡主
客戶得相保任而貸其息歲取十二出入之際吏緣為誣請納
之勞民費自倍凡自官而及私者率取二而得一自私而入公
者率輸十而得五錢積於上布帛米粟賤不可售歲暮寒苦吏
卒在門民號无告二十年之間民死貧富家產大耗此所謂不
可復者二也古者治民必周知其天家田畝六畜器械之數未
有不知其數而能制其貧富者也未有不能制其貧富而能得

其心者也故三代之君開井田畫溝洫謹步畝嚴版圖因口之家寡以授田因田之厚薄以制賦經界既定仁政自成下及隋唐風流已遠然其授民田有口分永業皆取之於官其歛民財有租庸調皆計之於口其後世亂法壞變為兩稅戶无主客以見居為薄人无丁中以貧富為差田之在民其漸由此貿易之際不可復知貧者急於售用則田多而稅少富者利於避役則田少而稅多僥倖一與稅役皆弊故丁謂之記景德田况之記皇祐皆以均稅為言矣然嘉祐中薛向孫琳始議方田量步畝審肥瘠以定賦稅之人熙寧中呂惠卿復建手實杖私隱崇告訐以實貧富之等元豐中李璋追究逃絕均虛數虛編戶以補失陷之稅此二者皆為國歛怨所得不補所失事不旋踵而罷此所謂不可復者三也故臣愚以謂為國者當務實而已不求其名誠使民尽力耕田賦輸以養兵終身无復征戍之勞而朝廷招募勇力強狡之民教之戰陣以衛良民二者各得其利亦

何所不可哉富民之家取有餘以貸不足雖有信稱之息而子平之責官不為理償進之日布縷菽粟雞豚犬彘百物皆售州縣晏然更由直之斷而民自相養蓋亦足矣至於田賦厚薄多寡之異雖小有不齊而安靜不擾民樂其業賦以時入所失无幾因其交易而質其欺隱繩之以法亦足以禁其太甚寺宇文融括諸道客戶州縣觀望虛張其數以實戶為客雖得戶八十余萬歲得錢數百萬而百姓困弊實召天寶之亂均稅之害何以異此凡此三者儒者平昔之所稱頌以為先王之遺法用之足以致太平者也然數十年以來屢試而屢敗足以為後世好名者之戒矣惟嘉祐以前百役在民衙前大者王倉庫躬饋通小者治燕車職迎送被家之禍易於交掌至於州縣役人皆貪官暴吏之所誅求仰以為生者先帝深究其病醵兩坑場以募衙前均役錢以雇諸役使民得闔門治生而吏不敢苛問有司奉行不得其當坊場求數倍之價役錢取寬剩之積而民始困躓

不堪其生矣今一聖覓觀前事知其得失之實既去保甲青
苗均稅至於設法幸差雇之中惟使民者取之郡縣奉承雖未
即能及而天下之民知天子之愛我矣故臣於民賦之篇備論
其得失俾後有考焉

古今家誡序

同前

老子曰慈故能勇儉故能廣或曰慈則安能勇曰父母之於子
也愛之深故其為之慮事也精以深愛而行精慮故其為之避
害也速而就利也果此慈之所以能勇也非父母之賢於人勢
有所必至矣輒少而讀書見父母之戒其子者諄諄乎惟恐其
不及也則惻乎惟恐其不入也曰嗚呼此父母之心也哉師之
於弟子也為之規矩以授之賢者引之不賢者不強也君之於
臣也為之号令以戒之能者予之不能者取也臣之於君也可
則諫否則去子之於父也以幾諫不敢頭皆有禮存焉父母則
不然子雖下肖豈有亦齊者哉是以及其有以告之无憾而後

止詩曰淵猷敏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饋饍豈弟君子民之
夫雖行潦之陋而無所弃猶父母之無弃子也故父母之於
人倫之極也雖其不賢及其為子言也必忠且盡而况其賢
乎太常少卿長沙孫公景修少孤而教於母母賢能事
老而念母之心不忘為賢母錄以致其意既又集古今
四十九人以示輟自古有為是書者而其又不字五
為此合衆父母之心以遺天下之人庶幾有益乎輟
曰雖有悍子然聞於市莫之能止也聞父母之聲則
六人之過之者亦莫不泣也慈孝之心人皆有之特
之耳今是書也盡將以鼓之歟雖廣之天下可也自周
至於今父戒四十五母戒四八又將有廣之未出也元
四月三日眉陽蘇轍序

追榮集序

元參政

皇帝尊道禮賢表顯有功卹舊閔然以風天下忠義之勸維志

獻韓公以永興節度司徒兼侍中薨下葬一從悼置製變服制以尚書令告于第又以配 英宗廟食告于朝都堂集議合處國文賢二法易公名勅博士弟祠法賻加等大中侍持節職喪發立治棺具一品函簿鼓吹葬公故原 宸筆為製文以詔神道而篆其首曰兩朝勳命定策元勳之碑其孤忠彥後上之賜尸以其御製碑銘及冊證遣奠等文摹刻方牘題曰進榮集且來請序其末竊惟忠獻公之盛德美業為時宗臣獨開沉謀首建大議代邸得橫庚之懸翼至受憑几之遺扶六龍於初潛抹重先於黃道九鼎所安安時惟公功昊天不愆梁木其壞 皇上永懷舊德發帑思鋪三王之英函六藝之法哀次闕闕作為銘詩如雲章日華閨飾万物使美王之氣見于山川至其論公尊強社稷功高而不矜宋興以來功臣未能遠過方漢之周勃唐之姚崇其不幾乎意堯聰之知人舜知之念功衡尺精緻無圭黍之間俾忠臣感繫誦良吾之銘國人齋咨泣平津之詩古

野有死公為不亡彼正觀者司空之碑而無補首之毀開元表江左之權而非極致之文豈若公感遇聖皇終始殊禮責以神藻揭諸勳心金刻煌煌與霄壤同永老臣固陋詎敢鋪翰墨以望清先之駟蹄哉叙于篇後姑以慰孝子之請

新刊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一百五十八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集卷第一百五十九

序

文集序七

禮閣新儀序

南豐先生

禮閣新儀二十篇其公肅撰記開元以後至元和之變禮部館
秘閣及臣書以目二十篇集賢院書二十篇以參相校史館秘閣
及臣書多複重其篇以者八集賢院書獨具然臣書有目錄一
篇以考其次敘蓋此書全二十篇則集賢院書雖云然其篇次亦
亂既正其脫謬因定著從目錄而禮閣新儀二十篇復完夫孔
者其本在於養人之性而其用在於言動視聽之間使人之言
動視聽一於禮則安有放其邪心而窮於外物哉不放其邪心
不窮於外物則禍亂可息而財用可充其立意微其為法遠矣
故設其器制其物為其數立其文以待其有事者皆人之起居
出入吉凶及樂之具所謂其用在乎言動視聽之間者也然而

古今之變不同而俗之便習亦異則法制數度其久而不能無弊者勢固然也故為禮者其始莫不宜於當世而其後多失而難遵亦其理然也夫則必改制以求其當故義農以來至於三代之禮未嘗同也後世夫三代蓋千有餘歲其所遭之變所習之便不同固已遠矣而議者不原聖人制作之方乃謂設其器制其物為其教立其文以待其有事而為其起居出入吉凶哀樂之具者當一二以追先王之迹然後禮可得而興也至其說之不可求其制之不可考或不宜於人不合於用則亟至於漠然而不敢為使入之言動視聽之間湯然莫為之節至患夫為罪者之不止則繁於為法以禦之故法至於不勝其繁而犯者亦至於不勝其衆豈不惑哉蓋上世聖人有為未邦者或不為宮室為舟車者或不為棺槨豈其智不足為哉以謂人之所未病者不必改也至於後聖有為宮室者不以土處為不可變也為棺槨者不以葛溝為不可易也豈好為相反哉以謂人之所

既病者不可因也又至於後聖則有設兩觀而更采象之質故文辭而易瓦棺之素豈不能從儉哉以謂人情之所好者能為之節而不能絕也由是觀之古今之變不同而俗之便習亦異則亦屢變其法以宜之何必一二以追先王之迹哉其要在於養民之性防民之欲者本末先後能合乎先王之意而已此制作之方也故元尊之上而薄酒之用大羹之先而厭羞之飽一以為貴本一以為實用則知聖人作而為後世之禮者必貴俎豆而今之器用不廢也先弁冕而今之衣服不禁也其推之皆然然後其所改易更革不至乎拂天下之勢駭天下之情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意矣是以義農以來去至於三代禮未嘗同而制作之如此者亦未嘗異也後世不推其如此而或至於不敢為或為之者特出於其勢之不得已故苟簡而不能備希闊而不常行又不過用之於上而未有加之於民者也故其本在於養人之性而其用在於言動視聽之間者歷千餘歲民未嘗有操

於其耳目况其服習而安之者乎至其陷於罪戾則繁於法以禦之其亦不仁也哉此書所紀雖其事已淺然凡世之託禮者亦皆有所本而一時之得失具焉昔孔子於告朔愛其禮之存况於一代之典籍哉故其書不得不貴因為之定著以俟夫論禮者考而擇焉

仁宗訓典序

范太史

臣竊以語聖人之德必以其甚感者為稱觀先王之治必以所多者為尚堯以仁舜以孝禹以功文王以文皆其甚感者也夏之政忠商之政質周之政文皆其所多者也三代以後其德不極其治不純然而亦必有感多者焉漢孝子文之恭儉唐太宗之勇烈考之三王抑其次也惟我有宋受天眷命太祖无心於有天下而神器歸之至仁如天神武不殺終捨其子以授大聖堯舜傳賢不食過也太宗繼文海內為一真宗守成治致太平至于仁宗當勝殘去殺之運制礼作樂之會尤有天下四十二在

宋興以來其國最久修身于一堂之上而置天下於太山之安端拱於法宮之中而隣一社於仁壽之域舟車所通日月所照無思不服威靈在天既三十年仁澤溥厚滄溟海宇流風未息故老猶存窮山窟穴之氓言之則流涕被髮左衽之俗聞之則稽首用能光大累聖無前之烈恢建後嗣無窮之基昔周公作無逸本之太王王季以及文王追配三宗四人迪哲多稱文王之德以勸成王取其可為法者也漢自高祖至于肅宗非無賢矣而漢世之治獨稱孝文唐自高祖至于宣宗亦非無令主而唐世之治獨稱太宗皆取其子孫可守以為成憲也洪惟本朝祖宗以聖繼聖其治尚仁而仁宗得其粹焉古者史為書以勸戒人君唐史官吳兢以作正觀政要仁宗時命史臣編三朝寶訓神宗時亦論次兩朝之事世下文命近臣以神宗之訓上繼五朝以備述英准讀日陳于前考自三代以來未有六聖相承其德克類者也恭惟仁宗言為謹訓動為典則實成之規年致

治之準繩自謹錄天禧以來訖于嘉祐五十年之事凡三百十
有七篇為六卷名其書曰仁皇訓典以助睿覽庶有方一之補
焉元祐八年正月日臣祖禹昧死謹上

中宮懿範序

王樞密

夫正位宮闈同躔天子奉宗廟為天下母非有盛德莫勝焉考
詩書所稱至漢唐之際能全厥始之美者必皆奉上以敬順接
下以寬仁謙恭儉約而常以驕奢盈滿為戒姑息之念不積于
心護邪之言不納于耳虛懷受善動必由禮而孜孜夙夜以輔
佐君子為志故能享尊榮保安樂而日隆家人之道與方乘比
德於無窮有忽于茲悔吝憂危隨其淺深如響而至可不慎哉
竊以謂居其位不可以不知其故謹採先王經訓洎前言往行
可以為法者編成一卷目曰中宮懿範庶誦其言而致思聞其
風而外慕日月之下薄有補云

仁宗御書後序

後山居士

人皆有所好其上勝之其次任之其下蘊崇之也惟至人無好
有所好者同于人也神文聖武皇帝其好之與人同其勝之與
人異同以為德異以為法迹聲色而欲不勝禮寶珠玉而利不
勝義時遊田而逸不勝度故其在位四十餘年而四方百物無
所損益願好雅白書明憲淨几時一為之以侈其好於是將相
宗戚家有箴焉臣知書不能頌其美而竊有所歎也凡藝不
滯古則徇今滯古則舍已而就規矩徇今則略法而逐世好故
其弊君臣爭名而禍亂從之臣竊窺觀聖法而志世會理
而忘法故工拙偏正不足論也所謂有其道而進於技者三書
之於藝蓋如此彭城王氏世為貴將故其家有傳焉而其從孫方
壽主簿臣有基以皇帝所書大字以示臣臣至其室而知之也
臣不知書然望而知之者臣以理得之也臣惟皇帝却天下之
好而留神翰墨乃帝者之懿德來世之偉聞而臣竊懼焉臣聞
故老言當斯之時二府百吏內宗外嬖下逮近習莫不好書夫

上大夫阿主之好而為書未害於政而臣懼小人因書以進以故君子於其所好又有慎焉臣惟皇帝之知此故士無其傳而臣之愚亦不得不懼也

正蒙書序

去閣先生

熙寧三年子張子移疾歸休南山下齋居玩道者六年始立言為書以正蒙名之出示門人門人未卒學子張子沒後十年書尚未大傳門人相與謀序其作書之意而薦于家以待後世之知言者汝郡呂某曰嗚呼大學不傳久矣孔子之門如子貢之高弟猶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豈有隱而孔子未嘗言之蓋不明人倫則性命之理無所錯不本性命則禮義之文無所出孔子之言性與天道合天人兼本末妙道精義皆存乎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間不遠乎交際酬酢洒掃應對之末如異端之學絕倫離類造乎難知難行之域則子貢者庶乃謂序文章而不敢謂性命之理亦在是乎孔子傳之孟子孟

子死不得其傳子張子生乎百世之下絕學之餘異端爭長俗幸失真超然自達獨立不懼推吾意以逆聖人之志致吾知以窮天地万物之理及之於吾心而悅質之於經而合考之於理而不繆推之於天下國家而可行言不主文發端非一雖六經之所未言先儒之所未稱聖人復起知不易乎斯言矣或曰古人之所不可得而聞者夫子悉傳之書書不尽言言不尽意夫子之矣曰道之不明未有如是之甚乎之不繼未有如是之使夫子而不言不幾乎絕而不傳者乎時然後言亦夫子之所不得已也元祐元年四月二十有二日序

御賜吳玠少師親札及命書等序

玉書至王公

建炎三年余大踐有同華天子在... 命知樞密院臣張浚為川夔宣撫處置使四年秋九月浚合五路之師為公人戰于富平我師敗績金人乘勝遂北及有陝西之地遂欲窺伺川夔時秦鳳路馬步軍副總管知鳳翔府臣吳玠收其衆保大散關之東白和尚原明年改元紹興冬

十月其元帥元木會諸道兵十餘萬自陳倉涉渭長驅上散玠率兵擊之虜衆大潰元木遁而免追奔至渭上師幾殲焉捷書聞天子始識玠名金人自陷京師所至州縣皆望風驚散莫有聞者至是中國之兵乃知金人可與戰而勝非若鬼神所處之不可禦也俄而和尚原失守玠退保仙人關金人亦憚玠威略以為不可敵三年乃潛師出商於下饒風玠命梁洋清野以待敵至无所待遂由斜谷以遁四年復大卒犯仙人關玠力戰敗之敵偽斬溝者持以者一夕遁去自是畏服不敢來攻蜀人以安天子先西顧憂玠自屯和尚原以來為蜀捍敵十有餘年天子每以宸翰賜之與凡詔書共六十一篇其門人宣正大夫郢州防禦使巨楊從儀夏次鏤板明玠忠勞寵遇如此以勸來者而屬巨實奉其意巨嘗觀漢光武中興建武十二年吳漢代公孫述進廣都光武以書戒之曰成都十餘萬衆不可輕也但堅據廣都勿與爭鋒須其力疲乃可擊也吳漢不用幾致於敗及引還廣都巨戰進遂克成都巨伏讀宸翰有曰自古恃險據隘者幸彼之來坐以制勝不聞望風而遁也

天子

威詔

狀皆入宗手墨權德輿讀之至流涕曰君臣之際乃尔邪臣伏讀宸翰有曰但恨阻遠不得撫御背而慰朕之心也玠之遭遇何異李靖謹再拜稽首而書之紹興十六年七月一日左朝議大夫知興州軍州事提平辛辛事兼管內勸農使賜紫金魚袋巨王賞謹序

武又嘗觀李靖為唐名將其五世孫彦芳家書夜視公疾大老嫗遣來吾欲孰知公起居

汴都賦序

濟北先生

宋興百年仁宗時天下又安人務衣食至熙寧元豐間積習承流久於是天子方奮然有意修法度齊庶官正宗廟宮室并衢城域使各有狀以隆中興示天下為太平觀而奉議郎前知亳州譙縣事閔景暉初奏汴都賦以諷天子嘉其才命對便殿景暉言曰天子盛德佳勞天下蓋四方之政所以行而其末歸之清淨以諫上愛民力固其本如所奏賦旨天子以語宰相使補中都

官之缺景暉貧不能留京師乃官河北而先帝弃天下景暉亦
行去河北抱其賦而泣以屬北京國子監教授晁補之序其意
補之曰聖人初無意於言六經之辭皆不得已夫不得已故言
之致必始於詳說而後終之以說約聽廉者語不若聽夸者語
夸易好也聽校者語不若聽婉者語婉易從也故賦之類常欲
人博聞而微辭見人言九州山川城郭道路大行呂梁舟車方
里之勤則使人思投轄弭節見人言州閭大會賓主酬酢執竹
吹咽哺夕厭滿酷酸肴脯則使人思弛帶而卧故上林羽獵言
卒徒之盛終曰馳騁則必以節儉成之揚雄以謂猶騁鄭衛之
聲曲終而奏雅後世徇以雄悔之因弃不務然補之竊怪以來
進士舉有曰者說五經皆喜為華葉波瀾說一至百千語不能
休曰不如是旨不白然卒不白至辭賦獨曰是侈麗閎衍何也
景暉為人蓋淡泊寡嗜好至飯脫粟茹藿自枯槁與補之處或
終日不道人一事或終歲不見其喜愠夫固安為侈麗閎衍者

李方叔遺藁序

李方叔遺藁序

澗上文人

李侯以其先君子之遺藁示余曰文人吾先世之執友與
吾父游乃數十年以相從論文賦詩為事今吾父屬藁之文與
應數年備藏于家小子不敏大懼日月之逾邁不有序述以昭
示子孫使世守勿墜則後之子孫忽然或忘其章是不肖之孤
荒弃厥緒使其後世無以考吾父之志而承其業世之學者欲
觀吾父之志業於何求焉唯夫子為我序而明之豈雅不肖之
孤是望其亦吾父之志也余應之曰子既以正集託序於岑侯
彥休而彥休又大述乃父之懿烈矣亦何事於余而余雖欲志
之將何述焉雖然世之論方叔之文者多矣余竊以為未之或
知也若僕之所見則有異乎是世之人見方叔出入東坡先生
之門則遂以為學其文且似之者是夫不然也東坡公之文唯
峻高簡而優游自得方叔之文紆余委備詳緩而典雅斷然多

爲一家之文初不相同也豈唯方叔古之人皆然孟子軻學子思者也其爲文則不類子思宋玉學屈原者也其爲文則不類屈原太史公學丘明者也其爲文則不類丘明李習之學浪之者也其爲文則不類浪之唐之詩人非無李白杜甫也薰陶乎氣韻鍾接其步武非異代相望也然而王維孟浩然高適韋應物杜牧李賀白居易劉禹錫元稹李商隱張籍顧況溫庭筠之徒及其它詩人以數百各自成一家未嘗有規矩蹈襲甫白曰豈以甫白爲不足法哉非唯不相蹈襲亦人之才性有殊文之成也自不相同耳故自三代以來屬文者以數千家未嘗有相同者也又何怪方叔之文不類于東坡哉唯其不相蹈襲然後見其於文有得且有成也韓文公有言唯古於辭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脫又云唯陳言之務去李習之去前人既言之矣吾復言之與前人何以異也今之後生欲學爲文詞必先剽竊採撫於前人是必愈學而不益讀之便知其於文無所得且無所成

也孟子論君子之道於道欲其自得之爲文詞豈不然哉由是言之方叔之不類東坡正得學文之躰而方叔之文所以工也世獨未之知耳子姑以是冠其遺編之首後之人必有能辨之者當知余言之不佞

胡先生言行錄序

龍溪先生

自孔子沒諸儒以學名家固無世無人而其間必有卓然名世者德與言稱當時師之後世尊之以漢四百年所得者揚雄氏而止耳以唐三百年所得者韓愈氏而止耳如董仲舒鄭康成王通孔穎達之徒非無益於後世也仲舒倡災祥之說王通龍溪聖人之迹康成穎達守舊區區訓詁之文學者疑焉此二子所以歸然獨爲後世宗也宋興八十餘年至慶曆皇祐間儒學無愧於古矣當時學者以泰山孫明復徂徠石守道涇陽胡先生爲師而先生之門爲最盛第子各以其經轉相傳授常數百人仁義禮樂之風藹然被乎東南公知偉人孫先生之門而出者

接踵乎時蓋數十年未已也熙寧以來學者非王氏不宗而先生之學未絕如錢矣然識者知其必興逮今天子一新斯文力去黨同之弊訪先生之後得其孫滌而官之繇是先生之學復振耀流通人人讀先生之書如慶曆皇祐時先生雖嘗再至京師為太學官待經天章閣而教授吳興為最久其逮太學京師也又嘗下吳興取先生之法為法則吳興者先生之洙泗也紹興八年錢塘閔注子東往吳興學而先生之孫滌在焉相與語先生遺書將以布之天下慰學者之思得先生身書若干篇孟庸義若干篇既藏之學官矣又錄先生言行若干條為一秩孟子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予未得為孔子徒也言君子小人雖賢否不同而澤之所施同乎有盡唯義理之在人心者為無窮雖傳之百世可也則先生復行固宜然子東所以求先生之書者豈徒為循誦習傳而已哉將以美風俗新人材於是乎在可謂知先生所以望後世之意矣

建炎中興日曆序

新安居士

臣恭被聖旨自記大元帥府事跡至陛下即寶在木末編為成書進御以塵之覽將付之史館巨精白以承休德不知鼓舞仰惟皇帝陛下盛德之舉豈徒紀事而已哉聖意殆有所在臣聞伊尹申誥于太甲曰今王嗣有令緒而戒之以慎終子始蓋保位莫如慎如也始之不慎其竟終者鮮矣慎終當慎乎始故君子大正始焉陛下以天錫智勇之英姿當陽九非常之厄運再造王室起于艱難思厥艱以大正厥始以圖克終紀事之意有在乎是天下幸甚臣仰遵聖訓謹以陛下自康邸奉淵聖皇帝詔出使遼東命建府以兵馬大元帥起義河朔田相及魏及鄆及濟夏發百萬漕運器中後以天下之推戴續已斷之大統即祚於應天府臣往者首尾待以奉詔畢慮首記參以斷編而公事系之日以日繫之月以月繫之時以時系之年起自靖康元年冬十月一日至建炎元年夏五

月九日採事撫實編次成書分爲五卷名曰建炎中興日曆或庶幾仰副陛下大正始之意焉爾紹興四年四月二十二日具臣汪其謹上

後序

臣惶恐拜手稽首直言臣蚤年遭逢文從羈縻軍旅之事無補寸長惟幄之謀徒冀成集惟是蒙犯霜雪鞅掌朝夕奉以周旋負罪甚多蒙德最厚故凡陛下孝弟之至形於云爲之粗經綸之大發於心術之微建府以來巨細首尾臣所得頗爲詳悉臣之肺腑未嘗或捨永惟陛下正德受命續已斷之大統典章或則年運而往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愈久而愈變臣操管編緝初竊有志緣臣以罪屏斥流離轉徙六年于茲雖欲爲之私竊自謂不經上聖筆削懼天下後世弗以實信以是不敢輒私著述與野史混淆而取疑異代又恐勿先朝露不得措一辭以紀叙盛德大業之萬一攀附孤恩夙夜愧恨今也上天

眷佑未喪斯文詔旨下頒臣得以纂類當時本末良以上聞惟陛下所筆削闕諸天地而不謬質諸神明而無疑傳信將來如揭日月庶幾陛下再造基業之隆不至泯沒臣死無所憾言除編次建炎中興日曆奉承詔旨外更復鋪陳初終總爲後序曰臣恭惟皇帝陛下躬不世出之姿應中天之運靖康丙午春太上皇帝出幸淮浙諸王從駕以往獨陛下奮激忠義夾輔淵聖以衛宗廟社稷素使虜庭陳義不屈金酋弗得辱卒講和而退逮秋金人渝盟長駟再入淵聖皇帝以陛下威名著於夷虜仍詔出使止師陛下朝聞命夕引道晨夜倍道疾馳期於有濟夫未悔禍事有大謬不然者陛下渡河未幾虜兵已引而南矣跼蹐安陽慨念王室思唱大義坐以待旦惟淵聖皇帝有德侮之託命陛下以兵馬大元帥建府安陽治兵朔部復危渡河傳檄諸路趨師赴難激勵諸將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人倍其氣蓋將効死以進會附傳淵聖蠟到親筆又振發院蔡書謂金人登城

欵兵不下方議通和令王師退舍自有無誤國事之戒陛下初欲
矯制遂事幕府建白以投鼠忌器大兵外逼奈二聖何陛下寤
寐靡遑枕戈隱忍以俟屬探報群醜為度夏計邊躡駐郊乃起
師眾誓與死戰方鼓而前彼已宵遁痛鸞駕之北狩駭邦昌之
僭竊我辰安在不如無生會天下樂推而君臣勸進咸謂祖宗
基業覆燬天羊民心皇皇非后何戴正祥契應天寶啓之王帶
寵行淵聖先大車之語御袍脫賜陛下有異夢之祥祝矢彎弓
射三發而連中臨河問渡水一泮而復凝稱康王為靖王以非
曆數之在躬見紅光如火光以顯炎正之再正乃至中軍雲覆
華蓋初程宿宿利與上皇賜二字即真太母馳三言傳序皆曰
中興之運實繫受命之符人謀鬼謀孰不以為宜乎迫不得已
應天順人而却帝位夫豈偶然哉臣前之所載莫不紀陛下
時行事之實雖漸潤色俯仰無愧臣竊惟陛下豈但俾臣編類
事跡而已哉舜舜之好問禹之拜言其亦有望於顛沛之舊臣也

耶臣因得以畢千慮之愚以為陛下獻巨聞齊公之入既立也
與管仲鮑叔牙甯戚四人飲齊公請叔牙為壽叔牙奉觴而起
曰願君无忘在莒時管仲無志束縛於魯時甯戚無志鉅牛車
下時齊公避席而謝曰寡人与二大夫能无忘夫子之言則社
稷不危矣又聞漢光武大業既定異時馮異朝京師引一牛曰
倉卒無羹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恩又不報異稽手謝曰國
家无忘河北之難臣無忘巾車之恩夫叔牙馮京之為人臣竊
忻慕獨恨臣老矣不勝受恩待尺林泉効叔牙則奉觴無路比
馮異則引見无階惟是忠不忘君願陛下無忘履艱難時臣
當無志執鞭弭奉以周旋時結草而報庶幾君臣俱榮方駕古
人不其躉坎雖然臣抑又聞之孔子曰雖以終始其要无咎
下即位以來宵旰憂勤誠能无忘矣臣之願陛下終始无
忘而終始是懼則豈特無咎而已哉予以奉迎二圣于以寇復
中原殆將遠邁光武而下視齊公為不足道臣謹彈竭指白附

序日曆之末仰塵乙夜之覽惟陛下察臣區區所以序之之意不勝幸甚具位臣汪某謹序

獎諭書後序

唐朱啓公

上即位之元年春正月臣自右史首進諫大夫越三月遷詞掖數省奏對恭承聖訓以恤民疾苦爲念至誠惻怛時於天顏目佩服堯言奉以周旋願宣布之未幾出守馮翊會有疆場之警奔命旁午調發頻仍民亡聊賴臣旣効職能力役省追呼一切拊循无妨農時无擾獄市以奉揚天子德意乃繕城池謹關河括卒旅整器械凡防秋所須悉遵詔旨吏不生姦民不告病而臣不佞命亦臣職也幸逃司敗何足云勞而連帥誤以聞隆詔獎諭臣不武何以堪之昔漢宣帝按數吏治二千石有理效璽書勉厲公卿缺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漢世良吏於是爲盛若黃霸守潁川治爲天下第一召尹京兆而以之軍興聚霸猶良吏於倉猝之事缺焉臣奮跡書生奉詔牧民心勞政拙大懼不稱而

以軍務被獎臣實不武何以堪之雖然斯民也三代之遺俗也其被祖宗涵育之澤爲甚又頌天子實仁勤儉之德爲甚懋三老孝弟教誨之甚力而子弟之率甚謹不幸有整夏有忠義慷慨以徇國家之急者豈忍疾視其長上而不肯効命哉是則臣之不乏軍興雖臣職也非臣之能也寔祖宗之餘澤而天子之盛德也其敢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謹舉詔書而刻諸堅珉以傳不朽敢拜手稽首而爲之序云

參政兄内外制序

蘭陵孫公

嘗聞世之君子當以功名事業傳之天下後世不得已而後見於言語文章而謂之空言何謂空言騷人墨客賦上林詭雲夢李雄聞麗諷一而勸百謂之空言可也俚儒俗子說說然刻丹記遺而不切於事謂之空言可也羈縻巨萬公登高望遠撫劍長歌擊岳而呼烏烏以自鳴其不遇亦謂之空言可也若夫鴻儒碩學之士逢時遇主擅大手筆布宣德音浚爲大号四海震動

沛然如雷霆之發疾風驟雨之至故有窮荒絕徼窮強不臣之
虜征誅所不能加者傳檄可定矣故寇梟雄驕悍不軌之臣法
令所不能制者折簡可呼也載筆而生姦臣賊子懼而受惡司
嚴於一劔之誅也赦令之行武夫叛卒泣而悔過固賢於百萬
之師也一字之褒如華髮一言之感如挾纊天威在顏不違咫
尺而文章之功蓋侔於造物矣謂之空言可乎參政公自幼奉
号神董兩著名籍於禮部遂收其科又奉宏詞為第一累踐冊
府再遷尚書郎復入秘書為少監蓋仕朝廷十五年專以文字
言語為官常精深華妙可薦郊廟被之金石而大臣
與初召見獨為上所識遂擢右史俄拜中書舍人三人
奉士當是時大憝未除群盜相拔而起四方多事大
上所以戡難定功憂閔元元之意一時代言之臣惟
意則坦深厚坦然著明天下傳誦以為口實既參政
矣朝廷有大典冊必命公為之聖賢相選於是為盛

十大雅待公所作內例制若干首讀之而嘆曰辭達而已矣夫
人抒中心之所欲言言有浮於其意意有不盡於言者弊不達
也况夫代言者道聖心難喻之情於四方千里之遠使人人
然知吾君德意之所在如啜去饒口腹皆通惟公之文為然由
虛美無溢惡豐而不靡約而不昧一代之文為後世法乃序
而藏之

晁氏崇福集序

金華先生

論立至於奇論盡至於神固不可以加矣然亦有宗焉以正為
主快二者皆其變也天下之作無難於文章而西京為之宗此
佛氏所謂正法眼藏者若夫淵源接受不失其傳而極于變則
本朝號文章家莫盛昭德之晁惟晁氏自文元文莊以道德顯
聯芳太史其後大音迭奏皆可深龍其世不立人如元祐之無
增廣之以道雖材用弗究而抑管入東觀入西掖振耀於一時
獨善之道成於年坐堂廟遂老以死其方應試詞科蓋已温厚

亦雅燕詩言足多哉余晚與其子叔賢游乃悉得遺集而歌
復之文章直訣及在是矣信乎瑤林寶鏡寶而丹元無凡毛也
取命上饒諸故於以發千載不朽之幽光退之日文字必慎其
所有確言公河而下苟不止雖有疾運必至於海如不得其道雖
疾不止終莫幸而至焉嗚呼有欲趨西京之正宗而力去散散之
末者格是眉刻心焉

石月先生至言後序

金華先生

昔者孔子蓋嘗論學矣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
之者至謂當時之好學刻已徒顏子而已故自曰發憤忘食樂
以忘憂又曰費哉曰也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此
學之大成也今之去孔子益遠矣大學而能好好而能樂其性石
月先生乎然顏子之短命孔子以為不幸先生年彌高德彌新
天其使主盟吾道豈不幸也豈非孔子之幸哉而顏子之幸乎
思得之其微言之所著見者由是言是以先生至言之言豈與中

層相表裏其於學者甚惠其自與所蒙恩比還時先生亦在
吉部公將漕江而某舟過南昌獲入拜先生於堂上一日先生
不鄙遂授某以其書某服舊焉信夫先生今日之老顏子也則
世之苟求進中庸之正道捨先生而焉歸其政具論之以勸某
者紹興十五年仲春眉山程某書

臨川文集序

金華先生

自孔子歿曾子子思孟子以降得道德之傳而發聖賢之秘以
詔後覺惟國朝歐陽氏司馬氏蘇氏王氏程氏各一家言皆非
漢唐先儒之所至然王氏之學其弊在於尚同而施於政事
者又不至失於功利文正東坡二先生之所排者以此而已及
至於文詞之雅律詩章之精深春容怡愉一唱三嘆及書法筆
則無以議也而後代之士見之不明講之不詳輒擴以為邪說與
而弃之可乎抑人杜仲容乘哀臨川凡所論著合為大成集錄
木以行於世曰抑有公也謂吾州里唯知尊蘇氏而不博取約

守以會仁智之歸彼自陋也將因以廣之予於是禁為之書

新刊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集卷第一百五十九